

祭乖乖和其他曾经陪伴我的灵魂（2024/1/17 与 2024/5/17）

shenzhu（PB22000092 武家熙）

2024/1/17-当时

乖乖死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的门口。只是忽然就觉得没有了力气，手里的伞掉到了地上，仿佛心中有什么支撑着我的东西消失了。第一时间感受到的不是悲伤或愤怒，而是一种恐惧。现在我瘫坐在椅子上，一闭上眼就能看到乖姐闭着眼睛窝在四号楼前享受的阳光和夏天。但是那个夏天再也不会回来了。

乖乖是我到科大后见到的第一只猫。初见是在四号楼前的台子上，“这是乖乖，是学姐，你可以叫她乖姐或者乖乖。乖姐的猫德和气温成反比，所以建议你夏天不要去撸她。但是冬天她会自己爬到你怀里。”23 年冬天我把我的床单和毯子上贡给了乖姐，然后发现有很多人把自己的毯子送给乖乖。喵门。

乖乖是中区心理咨询处最优秀的员工。往往觉得，早八下楼时若能看到乖姐趴在门前，向她问一声早安，便会成为一天的慰藉。即使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有太多悲伤，可是会想到乖姐还在四号楼下呢，于是便不会感到孤单和惶恐。

可是她现在躺在不知何处的垃圾桶中，连尸体都没有留给我们看最后一眼。中区有同学冒雨一个一个垃圾桶地翻，想送乖姐最后一程。算了吧，无论如何乖姐在心中的模样都是趴在门前晒着太阳，我不忍心看到她冰冷的模样。

刚来科大时，乖姐还很瘦。听说她是 21 年从东区来中区的，然后就在四号楼下住下了。在科大同学们的供养（贡养）下，乖姐逐渐变成了猪咪的样子。可是她还是天生丽质。乖乖死了以后，才知道她原来不到十斤。那是一个温暖而可爱的灵魂的重量。以后的日子里，她会变成云与烟，终将有某日，我会和她灵魂的一部分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遇见。

22 年冬天离开学校以前写了一篇短文《一只没看过海的猫和一个想看海的人》。里面有一段乖乖的自述，每次看到总是会有一种心酸。

“我在超市拉水。”操场旁边的猫跟我说，“一周只休息一天，他们给我九块一周，我以为挺多了。我以为这里的学生毕业后都能挣很多钱，他们经常给我买吃的。前几天我问一个学生，他毕业以后买不买得起房，他说他买不起。但是他给我买的猫罐头挺贵的。”

写到这里，坐在咖啡厅里哭了。在我身边的校园里，应当也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善良的人在为乖姐哀悼。喜欢乖姐的，都是善良的人。

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里的中田在失去了获取了知识的能力和记忆以后，获得了与猫君交流的能力。“早啊！大冢君！”住在东京市野方的中田说。琼尼·沃克的工作是杀猫，他要用猫的灵魂做成一支笛子。村上春树在这本书中说，人所谓理性与灵魂的一切都来源于弑父或恋母，所以这本小说往往被评价为精神分析的意味很重；但是中田君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早啊！大冢君！”那是猫的世界。“别被困在猫城出不来了！”那是《1Q84》中天吾去到的地方。

为什么如此多的大学生都会喜欢上猫君呢？“猫猫很可爱。”是啊，猫的眼睛面积在脸部占比与婴儿近似，在生物学意义上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会喜欢猫猫。但是绝不止于此。

人会喜欢上猫猫，本质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存在主义灵魂在对抗对自由的焦虑与惶恐。上帝死后，我们被卸下了目的性而被赋予了完全的自由；当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原来存在是先于本质的时候，我们从上帝手中夺回了承担痛苦的能力与责任。我们有权力构建自己的目的了，但是我们无时无刻不被这种痛苦所折磨。痛苦是行动本身的条件，而惶恐是理性最大的馈赠。那么我何以确信这一切呢？萨特说，人靠自己投出而消失在自己之外而感到自己存在，人通过追求超越性的目的而确信自己存在。

于是，当你醒来，发现自己成为了客体，你必须得爱上点什么。其实不只是存在主义，对“灵魂的第三部分”的探讨从古希腊到二十一世纪从未消失。《自由之路》中的马蒂厄发现自己其实不爱玛赛尔，但是他想和她结婚，“真的，这毕竟是真的：毕竟我已届不惑之年了。”尼采疯了。“只有真正的诗人知道，关在由镜子组成的诗歌之家有多么悲伤。玻璃后面是劈劈啪啪的枪声，心燃烧着随时都想启程。莱蒙托夫扣好自己军服上的扣子；拜伦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放了把枪；沃尔克在诗歌中和人群一起游行；哈拉斯将自己的咒骂押上韵；马雅可夫斯基扼住自己歌唱的喉咙。一场美妙的战争席卷了诗歌的镜墙。”

可是我们好像逐渐失去了爱上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我们尚且无法解决自己的困惑与迷茫。正如同马克思主义不指导个体的具体行为，

于是左翼青年常见个人崇拜，身为个体，我们因解构而逐渐无法相信宏大的感情，如身份政治和民族自决；可是我们应当可以拥有具体的人的情感吧，如同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或译人本主义)》中说的，我们应该拥有具体的爱和激情吧，可是当我们倾向于去解构自己的行为，我们发现我们无力面对赤裸的灵魂。

我心中的乖乖，就像《千寻小姐》一样；而我，永远在寻找和我来自一个星球的人。

所以，保卫纯粹，保卫复杂的完整性，保卫那些无法被解构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喜欢猫猫。因为我们无法向猫猫索取任何东西，而他们又是那么脆弱而短暂。我们可以将任何感情毫无顾忌地倾泻于猫猫之上，将其塑造为一切美好的综合，这就是宗教啊。从韦伯到尼采，我们说上帝已死，可是当我们不想将自身的意义寄托于别人之上，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与救赎啊。乖乖永远不会懂得，但是她教给我很多。我可以思考与她倾诉，给她猫条，看着她就懂得原始的生命的样子，如同人类在很久很久以前，第一次仰望星空。我会看到马里乌斯·雅各布的那一声叹息，“也许我永远也想不清楚问题的答案，可是我也不愿再想。”人与世界的关系，不会比我与乖乖复杂多少。

最后一次，献给乖乖！

2024/5/17-现在

乖乖已经死了四个月了。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虽然听起来有些矫情，但是我发现我无

法心平气和地面对很多生命了，包括科大的猫。于是我把猫群退了，同时也退了很多别的群。很长一段时间里，隔绝大部分社交，胡思乱想一些奇怪的事。

听起来像是枝裕和的电影。是枝裕和在散文集里说，《海街日记》是以三场葬礼串联起来的；葬礼不是关于离开的人，而是关于留下的人。我有个认识的人说她毕业以来最想做的工作是去殡仪馆做布置现场的工作，她学的是艺术，想必可以胜任。因为对比面对死人和面对生者，前者对活着的一方往往更加容易。我们永远无法解构死亡，它意味着森林中的空地重新长满植物，意味着生命。死亡意味着冰冷和坚硬，而活着意味着温暖和柔软，其中生命是黏糊糊的东西，存在于此意味着恶心。萨特的恶心。就像埋葬尸体后回来的哥哥身上的泥土。它代表着一种无人祭奠。事实上，我们身边大多数生命的逝去都无人祭奠，无论是人还是别的什么，我们能记住的部分对于存在的整体而言接近于零。因此，将意义和价值放在这种事情上，意味着虚无和对虚无的妥协。

比起四个月以前的世界，当下我们越来越不相信复杂可以被保卫，差异物可以共存，和平是稳定的状态，他者可以被理解。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少的人信仰信仰，人们有时仇恨仇恨。民族主义竟然还是世界的主流，而歧视已然不成为歧视，歧视和反歧视共同组成了政治正确。人们越来越少地相信共同而宏大的叙事，依赖于自己，而拒绝反思。有谁能坚信战争不会发生在明天呢？或许已经发生于昨天了。“为什么此刻到远古，历史逆向而行；为什么万物循环，背离时间进程。

什么古老口信，由石碑传诵；为什么帝国衰亡，如大梦初醒。为什么血流成河，先于纸上谈兵；为什么画地为牢，以自由之名。”没有了乖乖的世界，很难称得上一个好的世界。而且，似乎也没有正在变好的迹象。二战时的列宁格勒盛传一句话，如果你今天死了，那么明天就不会死了。

希望乖乖安息。这个世界也是。